

俄罗斯 统一国家的 形成

〔苏联〕B.B.马夫罗金 著



SULIAN CONGSHU · 苏联丛书 ·

商 务 印 书 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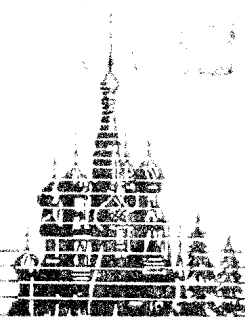
· 苏联丛书 ·

SD247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苏联〕B. B. 马夫罗金 著

余大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苏联丛书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苏联〕B.B.马夫罗金 著

余大钧 译

责任编辑 何渝生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566-9/K·355

1991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6×1092 1/32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95千

印数 1000册

印数 12 1/4 插页5

定价：10.60元

《苏联丛书》出版说明

苏联的出现与解体,都曾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历史的进程。人们对它及其历史,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是可以理解的。《苏联丛书》正是为这种研究提供学术资料,汇编而成的。这套书的大部分,特别是俄国史部分,是本馆原版书,也有一部分借用兄弟出版社的版本,还有一部分是新组译的。这套书基本上反映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哲学、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的基本概况。这套书的选题,虽经反复研究并征求了有关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仍难免有不妥之处,尚希读者明鉴。

商务印书馆

1993年元月

译者前言

本书是苏联历史学家 B. B. 马夫罗金研究 14 世纪至 16 世纪初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专著。原书于 1951 年由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首先分析了 13 世纪中叶至 15 世纪中叶封建割据时期以罗斯东北部为主的罗斯各公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政治史,进而分析了罗斯各公国、各地区逐渐合并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条件。封建割据和蒙古入侵虽曾延缓了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从 14 世纪起,罗斯社会经济已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罗斯人民反抗蒙古征服者、摆脱蒙古桎梏的强烈愿望和抵御立陶宛—波兰王国、德国骑士团等外敌侵犯的需要,则加速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在罗斯各地区的统一过程中,莫斯科公国逐渐发展为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统一事业的核心。这是因为莫斯科地区远离蒙古军队和其他外敌直接蹂躏的地区,周围又有丛林、沼泽作屏障,处境较安全,因此遭受战乱破坏的罗斯其他地区人民纷纷逃避至此,使该地人口迅速增长起来;莫斯科又为重要商道和水陆交通的枢纽,利于莫斯科公国与罗斯各公国、各地区联系,利于莫斯科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 14—15 世纪莫斯科地区农业、工商业的发展,莫斯科公国同罗斯其他公国争雄的物质力量增强了;自 14 世纪前期伊万·卡利塔在位时(1324—1341 年)起,莫斯科公国开始崛起,卡利塔通过用金钱贿赂金帐汗及其妻妾、近臣,取得金帐汗的信任,被敕封为大

公，并受权征收全罗斯的贡赋送交金帐汗国，他乘机捞取贡赋的大部分充实自己的国库，增强经济实力，并利用大公地位加强在罗斯各地的权力，扩展势力；自14世纪后期起，莫斯科公国积极领导了对金帐汗国及其他外敌的斗争，它的经常获胜，使它在罗斯各地人民中声望大振，成为全罗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领导者。1380年，莫斯科大公顿河王德米特里统率罗斯军队在库利科沃原野战胜20万蒙古大军，从而奠定了罗斯摆脱蒙古桎梏的基础。

伊万三世在位时（1462—1505年），莫斯科公国基本完成对罗斯各公国的兼并，初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同时，伊万三世停止向金帐汗国进贡，彻底摆脱了蒙古桎梏。在基本实现国内统一之后，伊万三世还向北方、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区扩展势力，扩大疆土。伊万三世死后，其子瓦西里三世即位（1505—1533年）。瓦西里三世继承父业，兼并了普斯科夫和梁赞，完成罗斯的统一大业，并更加向外扩张。从1462年到1533年，俄国领土从4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一跃而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统一也更形巩固。但拥有严密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的君主专制政体此时尚未最终确立，直到瓦西里三世的儿子伊万雷帝统治时期（1533—1584年）这一制度才渐臻完善（但本书叙述的内容至俄国统一国家形成时止，伊万雷帝时期不在论述范围）。本书除着重讲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历史背景和统一的历程外，还介绍了统一初期罗斯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

本书作者B. B. 马夫罗金，出生于1908年，194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著作颇丰的苏联历史学家。他长期研究9至18世纪俄国史，著有《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列宁格勒，1941年）、《古罗斯国的建立》（1945年）、《彼得一世》（列宁格勒，1948年）、《11

至13世纪古罗斯的人民起义》(莫斯科,1961年)、《古罗斯国的建立和古罗斯民族的形成》(莫斯科,1971年)、《彼得堡的建立》(列宁格勒,1983年)、《17至18世纪的俄国农民战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66年,与И. И. 斯米尔诺夫等人合著)和我们即将出版的这本《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本书资料丰富,作者旁征博引,基本以马列主义观点写成,是我们了解俄国统一历程的一本值得重视的参考书。

余大钧

1988年5月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封建割据时期(13 世纪中叶至 15 世纪中叶) 罗 斯东北部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3
第二章 封建割据时期(13 世纪中叶至 15 世纪中叶) 罗 斯东北部的各公国和各地区	32
第三章 罗斯各地区合并的原因	53
第四章 莫斯科兴起的先决条件	76
第五章 罗斯合并的开始 莫斯科的兴起 伊万·卡利 塔统治公国	88
第六章 14 世纪中叶的莫斯科公国	109
第七章 顿河王德米特里和库利科沃会战	117
第八章 15 世纪第 2 个 25 年间的封建战争及其政治结局	147
第九章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罗斯统一的完成 伊 万三世	181
第十章 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创建时期罗斯东北部的社 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196
第十一章 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	234
第十二章 伊万三世在位时期罗斯的战争和对外政策	263
第十三章 瓦西里三世在位时期俄国更加强大	294
第十四章 14 世纪到 16 世纪初的俄国文化	319
结束语	355
附录	359

年表	359
人名译名对照表.....	367
地名译名对照表.....	377
地图: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的俄国	

绪 言

斯大林在庆贺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莫斯科八百周年纪念时写道：

“如果不摆脱封建割据和诸侯纷争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①

“把分散的罗斯联合为一个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斯大林语）^② 在我们祖国历史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只有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才能荣耀地战胜自己的“敌人”——德国立沃尼亚骑士团匪帮和“鞑靼魔怪”（马克思语）——金帐汗，夺得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打退凶恶的克里木鞑靼人，从立陶宛王公处夺回自己的“世袭领地和继承的不动产”，并把妄自尊大、贪得无厌的波兰封建主们从白石建造的莫斯科赶出去。

只有把自己的全部国土联合为统一的国家，创造出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大罗斯人才能把密林和沼泽变成田地和城市，前往边远地区“开发土地”，创造出色的手工艺术，建造出像克里姆林宫和瓦西里·布拉任内教堂那样的俄罗斯建筑的杰作，到达遥远的格

① 《真理报》1947年9月7日。（斯大林：《贺词》，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535页。）

② 同上。

鲁曼特^①，深入印度和中国，越过亚洲的东端，并通过自己的先进人士之口发表以独创性和大胆令人惊讶的思想。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拖得很长久。直到伊万雷帝时，拥有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的君主专制政权才得以最后确立，在实行沙皇直辖制度的年代里对封建反动势力采取了严厉措施才镇压了恢复旧制度即封建割据制度的最后企图。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这座宏伟建筑物的基石是早就由伊万雷帝的父亲和祖父莫斯科大公、“全罗斯的君主”瓦西里三世和伊万三世奠定的，罗斯统一的根源还可追溯到更远的时期，可追溯到顿河王德米特里时期，甚至追溯到后来统一罗斯各地的莫斯科开始崛起时的伊万·丹尼洛维奇·卡利塔时期。这个以“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②为特征的“近代俄国历史”准备了数十年、数百年。这个“近代俄国历史”就是(从)17世纪(开始的)。

在本书中，我们只涉及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开端，只涉及往昔分散的罗斯联合成统一国家的时期。这是“在征服了诸侯同时，又挣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③的时期，是国家开始实行中央集权而这种集权制所特有的第一批国家机关(衙门、官厅)刚产生、常备军初出现、君主专制政权开始巩固起来的时期，是罗斯刚成为拥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国家的时期。

罗斯各地区联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俄罗斯(大俄罗斯)民族形成的过程。

这两个相互制约、相伴产生的我们祖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过程，构成了本书的内容。

① 格鲁曼特，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1984年第2版，第124页。

③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1965年第1版，第458页。

第 一 章

封建割据时期(13 世纪中叶至15 世纪中叶)罗斯东北部的社会 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并非俄罗斯民族的第一个国家组织。在它之前有形成于封建关系初期、不同于15至16世纪俄罗斯国家的古罗斯国家。早在远古时代，东斯拉夫人就已住在我国欧洲部分。编年史曾提及各种部落(即：波利安人(поляне)、德雷夫利安人(древляне)、克里维奇人(кривичи)、德雷戈维奇人(дрегович)、杜列伯人(дулебы)、塞维里亚人(северяне)、斯洛温人(словены)、维亚季奇人(вятичи)等)都有了“罗斯的斯洛温语”的那些时期。

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在居住于第聂伯河到多瑙河之间、当时被称为安特人(анты)的东斯拉夫人西南支中间，出现了原始公社关系瓦解和奴隶制产生的过程。安特人进入了“军事民主制”(恩格斯语)时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部落联盟——未来国家的胚胎。4世纪70年代在与东日耳曼人(哥特人)的斗争中建立的安特人的联盟是极强大的，该联盟以博日为领袖，有安特人的70个首领(“里克斯[рикс]”)服从他。久而久之，安特人的部落联盟变得更为持久和巩固。6世纪时，安特人在与游牧民族阿瓦尔人(авары)的斗争中统一于安特人家族，即伊达尔及其子梅扎米尔、克拉加斯特家族的统治下。这一家族的领袖权成为世袭。

就在同时,即6世纪时,在与沃伦的阿瓦尔人作斗争中,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建立了杜列伯—沃伦人领导下的强大的安特人联盟。这不只是部落的联盟,而是政治的联盟。古老的部落名称杜列伯让位于地域名称沃伦。关于安特人与阿瓦尔人的斗争在罗斯编年史的各个时期都有所记述,并以记载在《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上的有关杜列伯人和奥布尔人(обры)的民间故事形式留传至今。

这个故事经过东方商人的传述,传给了10世纪阿拉伯著述家(马苏第和易卜拉欣—伊本—雅库布),他们提到:“在古代……所有其他斯拉夫部落都服从沃伦人(“瓦林人”)”。在马苏第的“瓦林”一词中,我们看到了部落间的联盟,而且“瓦林”(沃伦人)这个名称本身并非部落名称、种族名称,而是源于东斯拉夫人西南地区地理、政治中心沃伦(或韦伦)这个城名的一个政治名称,而它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给整个地区安上了沃伦这一名称。

9至10世纪喀尔巴阡山脉地区、沃伦、波多利尼亚不存在明显的部落边界,物质文化差异的消失,埋葬物品的千篇一律,这些情况都说明沃伦人的联盟不是部落的机械联合,而是结合、溶合了各部落。因此早在6至7世纪时,这里部落的个性就已开始消失,而共同特征得到加强,——这是政治结合的结果。据马苏第说,这是“古代”的事,即10世纪以前老早的事。

只是在7世纪20年代末(626年或626年前后),“沃伦人的强国”曾被阿瓦尔人摧毁,阿瓦尔人“进攻国王伊拉克利,使得他的部属所剩无几”。

马苏第也提到了“沃伦人的强国”的崩溃。他说:“后来他们各部落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们的制度被破坏,他们分为各个宗支,每个部落自己推选君主……”。

毫无疑问,6至7世纪的“沃伦人的强国”是东斯拉夫人的第

一个政治联盟，是“军事民主制”时代东斯拉夫人的第一个“强国”，——即基辅国家的直接前驱。因此这“沃伦人的强国”可认为是俄罗斯国家组织的开端。

我们所观察的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生活现象只发生在一定区域，发生在罗斯西南部。罗斯西南部在4至6世纪时原始社会关系开始瓦解，“军事民主制”所特有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在北方森林地带，社会发展以较慢的速度进行，这里，在捷捷列夫和杰斯纳以北，居住着占据辽阔地区的较落后的东斯拉夫森林各部落。

8至9世纪时，第聂伯河中游地区由于安特人迁往南方多瑙河和多瑙河以南地区以及由于游牧民的不断袭击而被弃置不顾，于是落后的森林斯拉夫部落迁到了这里。

但是这些森林斯拉夫部落在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并没有遇到无人生活的荒漠。古代安特居民继续居住在老地方，住在基辅和邻近地区，那些地区像安特人时期那样，成为9至10世纪东斯拉夫人的中心。

安特人对从5、6世纪前后起就接受自己巨大影响的北方的落后同胞传授了自己特有的风俗文化，自己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自己的人情关系。因此，曾存在于安特人处的“军事民主制”，就被传到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并在这里在与站在文明门槛上的南方同胞融合的北方罗斯部落中迅速传布开来。这就是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在一、二百年间经过“军事民主制”阶段、前封建主义时期进入封建主义时代的原因。

东斯拉夫人的西南支——安特人所走过的道路，由他们的邻人和后裔继续走下去。

如果说根据文物和原始文献资料判断，安特人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进入“军事民主制”时代，并于7世纪初退出政治历史舞台，从而从中世纪早期著述家的著作中消失，那末他们的后裔在第聂

伯河中游地区,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和沃尔霍夫河、西德维纳河、奥卡河沿岸,在短时期内就经历了“军事民主制”时代,建立起了封建社会。早在安特人时期东欧西南部就已发展起“军事民主制”这一情况,导致基辅时期罗斯封建制度在远比安特人地区辽阔的疆域上发展得更深更广。

8至10世纪时,在罗斯的东斯拉夫和非斯拉夫各部落的不同部分中以不同的速度出现了原始公社关系瓦解和“军事民主制”发展的过程。这个从拉多加湖沿岸到多瑙河的支流,从喀尔巴阡山脉到奥卡河遍及辽阔地域的过程,不外乎是封建制度的产生。封建制度的萌芽发生于原始社会,发生于公社社会,发生于正在瓦解的父权氏族生活时期。

这个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进行速度极不一致:当封建制的基辅已存在了几世纪时,同时的维亚季奇人(вятичи)地区、平斯克的波列西耶、德列戈维奇人(дреговичи)地区还长久保存着氏族制度的残余。

8世纪末和9世纪初时由于东斯拉夫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基辅一带产生了一个所谓“罗斯可汗国”的罗斯国家组织,在拉多加湖沿岸地区和伊尔门湖一带产生了被阿拉伯人称做“斯拉维伊”的另一个罗斯国家组织。

就这样,产生了“最初的两个国家:基辅和诺夫哥罗德”^①。

9世纪后半期,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合并成统一的基辅国家,编年史的传统说法将这件事与奥列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基辅罗斯的兴盛时期为弗拉基米尔在位时期(973—1015年)。这是罗斯进行常胜的战争和远征,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特别好的成就的荣耀时期,同时这也是民族历史的这样一个时期:当时民族本身还在本国历史上起着巨大作用,而人民群众还刚开始变为不自由的、承受沉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5卷,第42页。

重赋役负担的被剥削者。

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民族在其壮士歌、传说、故事中曾如此热爱地回忆自己的第一个首都——基辅，如此热爱地回忆自己光荣的基辅勇士和一去不复返的“光荣野蛮”时期(马克思语)的“老王公们”的化身红太阳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接处。他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罗斯民兵的最后一个王公兼战士，同时他也是以其全部活动筹备好包含了基辅国家未来瓦解因素的早期封建制度兴盛时期的第一位王公，早期封建制度兴盛时期是在其子孙们在位时到来的。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时期是基辅罗斯的兴盛时期。

过了一些时候，尤其是11世纪后半期时，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远征“外国”以夺取战利品和索取贡赋的时期结束了。剥削罗斯本土居民成为封建化的上层分子致富的源泉。

王公及其亲兵们夺取公社土地和能经营的地段的过程在加剧进行。贡赋转变为地租。成为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不再是从土地上取得的贡赋，而是土地本身连同土地上的农业人口。剥削和奴役把自由的公社成员转变为依附人口。封建制度广泛深入地发展着。

《雅罗斯拉维奇法典(Правда Ярославича)》鲜明地描绘的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关系的发展，以及以大城市(诺夫哥罗德、契尔尼戈夫、佩列雅斯拉夫尔、罗斯托夫等城)为首的各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的发展，这些情况都使基辅国家的统一逐渐削弱。

在罗斯各地区发展起来的领主(боярство)力图成为该地有充分权力的主人，他们团聚在“自己的”王公周围，这些王公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在“父辈和祖辈”的土地上，安排“生活”，弄到“财富”、土地、能经营的地段、农户和家仆，整个身心所关怀的不是全罗斯的利益而是当地的“地方”利益。领主企图脱离成为这些地区今后独

立发展障碍的基辅，因为这些地区正在很快变成公国，变成小小的、封建独立的半国家。

基辅强国的每个地区都成了领主世袭领地的巢穴。基辅的命运不仅不再使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契尔尼戈夫、加利奇的领主和其他领主感兴趣，而且连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契尔尼戈夫和加利奇的王公们对它也不再感兴趣。他们力图脱离基辅，建立独立的公国。

罗斯各地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缺乏共同的经济——所有这些情况使得基辅国家所取得的国土的统一是不巩固和短暂的，并且是基辅国家后来瓦解的征兆。而基辅国家的瓦解开始了。

封建分散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但它在一定阶段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成为手工业、商业、城市发展的障碍，成为产生新形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经济组织的障碍。

它还促使罗斯的实力衰弱，使罗斯国土缩减，缩小罗斯的国际意义，使它成为邻近敌国和游牧民族汗国的猎物。罗斯“被外族的干涉弄得支离破碎”^①，在整整几个世纪中处于异族的压制下。

使基辅国家分裂成若干部分的割据势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便是如此。

贤明者雅罗斯拉夫死后，基辅国家的瓦解和变为封建罗斯的过程开始了，封建罗斯作为封建主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与封建分散性相符合的。

封建割据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什么呢？

罗斯作为统一的国家不复存在。国土分裂成许多封建的“独立的半国家”。

它们的数量愈来愈增多，而规模则缩小。它们的政治存在很不稳固。有时它们在走运的王公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并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7页。